
钱 与 帛^①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三件于阆语—汉语双语文书解析

段 晴 李建强

内容提要: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展出了一批古代文书, 其中有三件于阆语—汉语双语文书, 严格意义上, 是两件双语、一件有于阆语注音的汉文书。第一件《桑宜没欠款》, 馆藏编号 GXW0107, 所涉及人名大多是于阆文书中常见, 年代大抵形成于 8 世纪末的 30 年之间, 所记事件发生在古代于阆著名的杰谢。第二件编号 GXW0038 者, 曾定名为《汉语于阆语双语契约》, 但从剩余于阆文字判断, 更像是下级对上级的辩状公文。于阆语部分出现催促交纳 thauna “布; 絺紬” 的语句, 亦反映出 8 世纪末古代于阆社会对纺织品的强烈需求。第三件是《杰谢首领勿劳便縹布契》, 馆藏编号 GXW0163, 此件看似双语文书, 实际上是一件有于阆语注音的汉文书, 虽然残破, 但具备提示作用。本文主旨, 在于解析这三件文书所涵盖的语言、历史信息。基本结论: 从文书所涉及的人物以及事宜而观, 这三件文书应属于一个时代, 甚至可能出自同一处遗址, 反映了 8 世纪后 30—20 年杰谢地区的生产、生活以及居民的构成, 值得结合其他文献更深入探讨。

关键词: 双语文书 于阆语 欠款 布帛 杰谢

中图分类号: K8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743 (2014) 01—0029—10

DOI: 10.3969/j.issn.1002-4743.2014.01.004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展出了一批古代文书, 大多数是汉文写卷。看过文书的基本内容, 并参考人大国学院师生已经刊布的研究成果, 可以认为这些文书大抵出自古称杰谢、现称丹丹乌里克的地方。其中有三件于阆语—汉语双语文书, 对于于阆语的研究尤为珍贵。本文针对这三件展出的双语文书, 略作解析。

一、《桑宜没欠款》

《桑宜没欠款》是一件双语文书, 馆藏编号 GXW0107。纸泛黄, 呈正方形, 边长 28.5 厘米。观察书写格式, 应是汉语书写在先, 于阆语在后。以下先录入文书的汉文部分, 继而是拉丁字母转写的于阆文字, 并附上我们的译文。

汉文录文

① 本文由段晴执笔, 涉及音韵学部分由李建强指导完成。

- 1 桑宜没欠一千四百五十文
- 2 史郎除债外及先纳外欠二千三百六十文
- 3 阿悉欠三百廿文
- 4 日布洛欠一千卅五文
- 5 没里曜娑欠八百一十文
- 6 阿董欠一千四百五十文
- 7 没特桑宜欠二千一百六十五文

于阗文转写

- 1 saṃgabude mūri puḍe tcahārya se paṃjsā
- 2 ṣālām 2000 60
- 3 arsāle 300 20
- 4 japāṇaki 1000 30 5
- 5 brīyasā 800 10^①
- 6 altām 1000 400 50^②
- 7 budasaṃgā 2000 600 10 5
- 8 saṃgabude mūre 200 || ṣālām 200 || arrtai 200 || budasaṃgā x [
- 9] x jsai 60

译文

(1)桑宜没欠钱四百五十。^③ (2)史郎(欠)2060。(3)阿悉李(欠)320。(4)日布洛(欠)1035。(5)没里曜娑(欠)810。(6)阿董(欠)1450。(7)没特桑宜(欠)2165。(8)桑宜没钱200。史郎200。阿尔泰200。没特桑宜……(9)……60

解析

此文书所涉及人名大多是于阗文书中常见的。例如 saṃgabuda “桑宜没”，又见于俄罗斯彼得堡藏 SI P103.23 号于阗语文书。^④ 该件文书显示，桑宜没是个工巧人，曾从日布洛那里收得麻五斗，将自己名字的第一个汉字“桑”和于阗文的第一个字节 saṃ 写下，以作为签名。SI P103.23 号文书记下了时间和地点：时为某王的第20年，Mūñamja-月的第4天，这个月相当于汉历的十月，按照于阗月仪已属冬季。依据人名的互见，例如日布洛作为证人出现在杰谢首领思略买地的契约之中（Or. 6393/2, Catalogue 4-5），该契约书有于阗王尉迟曜的纪年。由此可知，SI P103.23 之文书的某王第20年，当是尉迟曜之纪年，相当于公元786年。^⑤ 顺理而推知，人大博物馆藏《桑宜没欠款》之文书的年代大抵形成于8世纪末的30年之间，所记事件发生在古代于阗著名的杰谢。

整体而言，《桑宜没欠款》之文书的于阗语部分书写潦草，所记载的与汉文部分不完全吻

① “10”字写的不规整。见后文注释。

② “50”的书写不规整，几乎不能断定是“50”。

③ 原文中使用了叙述性数字，所以相应译文中未使用阿拉伯数字。

④ 这件文书的拉丁字母转写及英译，见 SDT III，第144~145页；图版见 SD VII，Plate 113c。

⑤ 关于相应纪年，请参阅张广达，荣新江《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以下简称张广达、荣新江2008），见氏著《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6页。

合。第一行，汉文部分说桑宜没欠款一千四百五十文，而于阗语部分，只能读出“四百五十(文)”。第二行，于阗语仅记录了史郎欠 2060 文钱，不但数字与右侧汉文所记不吻合，也无“除……外”样的文字。

欠款最少者，是第三行的阿悉，于阗名 *arsäle*。阿悉在于阗文书中常见。尤其可从几件彼得堡藏文书揣摩到此人的身份，例如：SI P92.23 (*SDT* III, 87) 非常残破，所剩唯有此名，但可见 *thauna* “絺紬”之字随在人名之后。SI P95.6 (*SDT* III, 106) 之于阗语文书，记录了阿悉交纳锦 (*thaunaka*) 5 张。SI P98.7 (*SDT* III, 117 ~ 118) 和 SI P103.25 (*SDT* III, 145) 两件文书记录了阿悉曾交纳絺紬。SI P103.53 (*SDT* III, 159 ~ 160) 是一枚木简，记录了阿悉与思略、桑宜没、没里曜娑一道去修渠。这些文书揭示，阿悉不是务农户，他主要从事丝织品的生产，擅长织锦，善织絺紬。^① 阿悉更像是唐代所谓织户人家。考虑到同在一件文书上出现的桑宜没是个工巧人，进而推知，我们认为《桑宜没欠款》文书所记录的欠款人，或许皆是从事纺织或者某种手艺的，所以他们纳税，或以钱款，或以可充货币的纺织品。这些男丁，还是要从事一定的徭役，如彼得堡藏编号 SI P103.53 之木简所提示。

“史郎” *ṣālām*，如果写作 *ṣilām* 则是于阗语文献的熟人。SI P95.15 (*SDT* III, 113)、Hedin 32 (*KT* 4, 41)、Hedin 41 (*KT* 4, 43) 等文书显示，曾有一个 *ṣilām* (*ṣilā*) 担任萨波，甚至在 Hedin 71 (*KT* 4, 50) 文书，*ṣilāna* 甚至是于阗国的 *Ṣau* 官。Hedin 71 文书是发给一个叫做“勿日桑宜”的人，此人生活在大约 767 年前后，并且生活在拔伽。^② 这样看来，杰谢欠款记录上出现的“史郎”与 Hedin 71 文书权高位重的 *ṣilāna* 显然并非同一人。

看似简单的双语文书，也能为于阗语研究带来惊喜。《桑宜没欠款》之双语文书为进一步破解于阗文字提供了好的证据。第一行于阗语部分出现 *puḍe* 一词，它的词义曾长久困扰从事于阗语研究的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施杰我 (*Skjærvø*) 最终识别出这一词的意义，他将其译作 *promised, committed oneself* (“承诺，有义务(交纳)”。^③ 而《桑宜没欠款》简洁明了，与 *puḍe* 相应的正是“欠”。从此针对 *puḍe* (完成时单数第三人称阳性) 之词义，再无纠结可言。

双语人名进一步证明于阗人用唐代汉语西北音转拼于阗语。西北音次浊声母包含鼻音和同部位塞音两个成分，疑母读 [ʎg]，故用“宜”转写 *mga*，明母读 [ʎb]，故用“没”转写 *bude*、*bud*、*b-*。日母读 [ʎdʒ]，^④ 故用“日”字转写 *ja* (p)。这份文献也能为于阗语的语音研究提供很好的素材。用婆罗谜顶音字符写下的 *-ṇaki* 竟然用来母字“洛”对，这种对音现象在 *Emmerick & Pulleyblank 1993* 研究中并未出现。

以下是出现在《桑宜没欠款》文书中的全部人名，按照婆罗谜字母顺序排列：

<i>arrtai</i>	<i>budasamgä</i> 没特桑宜
<i>arsäle</i> 阿悉	<i>brīyasä</i> 没里曜娑

① 古代于阗丝绸生产的特殊工艺在于，要等到飞蛾破茧，然后将破茧制作成绵，再从绵纺成丝。如此织出的丝料于阗语叫做 *pe' mīnaa-thau-*，古代术语“絺紬”。可参阅笔者文章《于阗絺紬，于阗锦》，将发表在《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 4、5 集合刊(待刊中)。

② Yutaka Yoshida, *On the Taxation System of Pre-Islamic Khotan*, *Acta Asiatic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94, Tokyo (Tōhō Gakkai), 2008, 第 97 页。

③ *Skjærvø* 的具体论述见 *Studies* 3, 第 96 ~ 100 页。

④ 刘广和《音韵比较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年，第 48 页。

altām 阿董
japānaki 日布洛

ṣālām 史郎
saṃgabude 桑宜没

二、《汉语—于阆语双语辩状》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展出了另外两件于阆语—汉语双语文书，这两件的汉文部分，已经由人大国学院博士生丁俊解读并发表。^①其中馆藏编号 GXW0038 者，定名为《汉语于阆语双语契约》，这一题目隐括了对这件文书的分类定性。但从剩余于阆文字判断，此文书似不适合归入契约类，它更像是下级对上级的辩状公文。在与丁俊讨论之后，我们认为文书名称可更改为《汉语于阆语双语牒》（以下简称《辩状》），汉文录文也可稍加修改，可增加几个新辨认出的字。以下按照丁俊设定的格式填入于阆语部分。于阆语部分的翻译在录文之后。

于阆语转写所使用的特殊符号其意义如下：

] 左侧断残。

[右侧断残。

x 一个未能识别的字。

[x] 一个因破损而缺少的字。

[.....] 因破损而缺少的字符不可确知。

斜体 一个无法确认的字。

[sinä] 此处破损，其中文字是笔者添加。

汉文录文及于阆文转写

1] 牒[

2 || ṣi' pīḍa [kū.

3] 你洛寺[头][

4] cā sā cai' x[

5] □□人等永[

6] jī mā sti thauna haur[idā.

7] □其布限□[

8] hi(m) ā [re.

9] □[

10 (后缺)

翻译

(2) 此文书由此缘故……(4)……(6) (限) 于……月，他们应交纳絺紬 (8) 将……

解析

第二行于阆语有标志如 ||，说明这是于阆语契约的起始，也间接说明第一行汉字正是汉文

① 丁俊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和田出土契约文书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新疆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以下简称丁俊2012。

契约的起始。现存于阆语起始语词完整，*pīḍaka* 一词，表示“文件，公文”等。有时也表示“契约”。但如果是契约，于阆语有特定的格式，先要说明时间、地点、缔结契约的缘由。和田博物馆藏租赁桑树契约，便是典型的。^① 而《辩状》显然没有年月日等字词出现在文书首行，若单从于阆语判定，此件文书不能归类为契约。纵览于阆语文献，文书有明确的分类。上级对下级发布者，称为 *parau* “命令”。而下级对上级的辩状、公文，则用 *pīḍaka* 来表示。鉴于于阆语明确使用了此一词，我们认为，这件文书是一件辩状。

第一行隐约可见部分汉字的笔画，丁俊认为，或可能是“牒”字。

第三行汉字部分，在“洛寺头”之前还可以读出“你”字。初次发表此文书时，未能录入，现补上。“你洛”在于阆语部分无相应对译，但读音显示，“你洛”应是由于阆人名“瑟你洛”的后两字，于阆语应是 *Ṣ(ṣ) anīra-* 或者 *Ṣ(ṣ) anīraka-*。同一个于阆语名字有见写作“瑟呢洛”的。^② 彼得堡藏 SI P103. 39 (*SDT* III, 151) 等多件于阆语文书是名叫 *Ṣṣanīrakā* 的萨波所颁发的牒，下达给时任乡头的思略。^③ 而 SI P103. 10 (*SDT* III, 138-139) 则记录了一位贵为于阆王国 *Ṣṣau* 官的 *Ṣṣanīrā* 所颁发的指令，下达给已升为萨波的思略。彼得堡所藏这些文献属于 8 世纪末期或 9 世纪初期，而其中屡屡出现的 *Ṣṣanīrā*，或者 *Ṣṣanīrakā* 或许正是 GXW0038 文书提到的（瑟）你洛。揣摩“其布限……”之语气，此《辩状》提及高官，不无可能。

于阆语部分出现 *thauna*，汉字部分有“布”。“布”是布帛的泛称，而于阆语 *thauna* 特指絺。一批以 Hedin 作编号标志的于阆语文献，以及部分汉语—于阆语双语文献记录了尉迟曜 35 年（公元 801 年）前后从六城地区征收絺的事宜，包含了丝织品的种类、尺寸、价格等。^④ 而人大博物馆藏 GXW0038 双语文书中出现催促交纳 *thauna* “布；絺”的语句，亦反映出 8 世纪末古代于阆社会对纺织品的强烈需求。

三、《杰谢首领勿劳便縹布契》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馆藏编号 GXW0163 之文书，看似双语文书，实际上是一件有于阆语音的汉语文书，非常珍贵。这件文书的汉字部分，人大国学院博士生丁俊（2012）曾经解读并发表。但在解析于阆文字之后，我们重新修订了汉文部分，此件文书的性质也随之更加清晰。以下按照丁俊的格式，将婆罗谜字的转写填入其中，后再解析文字的意义。

（前缺）

1 人无信，两共平章，书指为记

2 x pā[.....]syībi lyām khū phem' cā sū cī yvī' kyai

3]縹布主

① 段晴，和田地区博物馆《和田博物馆藏于阆语租赁契约研究——重识于阆之“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1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29~44 页。具体见第 32 页。

② 例如见 KT 4，第 178 页。

③ 例如还有 P103. 40 (*SDT* III, 152)、P103. 41 (*SDT* III, 152)、P103. 42 (*SDT* III, 153) 等。

④ 笔者曾发表论文探讨了这批文献，可参阅 Duan Qing and Helen Wang, *Were Textiles used as Money in Khotan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3 / Issue 02 / April 2013, pp. 307-325.

- 4 [.] tte pū cū
5 各见□□□□□便縹布人杰谢首领勿劳[
6 phyinā tte pū si'nā kāyseta śau-lyeṃ spa malā[rjjuṃ
7 tau tsyu śinā pa'kā[sinā] japāṃṃakā 同取人[百姓] □般年卅[五]
8 ninā sami-śa[

解析

这一件所谓“于阗语”部分，实际上是汉文的拼音，是用于阗文字对汉语的注音。

第二行：

syībi 对“信”。syī，唯独-y-是完好的，其余部分残缺。翻阅已知于阗语—汉语对音文献，例如敦煌出于阗字母模拟汉字读音的《金刚经》，可三见“信”字出现于中，^①一致写作 śimnā。依据此例，所以将此《縹布契》的“信”的第一个音节恢复为 syī。 “信”是震韵字，韵尾当用 -nā、-ni 之类的音来转写，而这份文献用 -bi 来转，与目前发现的规律不同，暂且存疑。但是，我们在《桑宜没欠款》双语文献中看到，凡遇到于阗语的辅音 b 时，汉字皆以明母字对，例如“没特桑宜”，是 budasaṃga-的对音，“没里曜娑”对 brīyasā。反过来，-bi 也可以是对汉语震韵韵尾的模拟。这件杰谢出于阗字母对“信”字韵尾鼻音的模写，不同于敦煌出《金刚经》所见，这或许是因为受到地方方言的影响。

lyāṃ 对“两”。两，来母，养韵。已知于阗语汉语对音文献有类似者“粮”（阳韵）字，也写作了 lyāṃ^②，可为参照。

khū 对“共”。从字迹看，-ū 的写法不够充分，甚至可以认为是 khva。但查高田时雄整理的于阗语汉语对音材料，发现通摄韵大多以长元音 -ū 来转写，没有见到使用 -va 的例证。因此，这里与“共”相应者，按照规律应是 khū，所以弃 khva 的读法。依照《广韵》，共字有见母、群母两读，共同之“共”读群母，于阗文转写的正是群母音。全浊声母已经清化，读为送气音，故用 kh 来转。“共”是通摄字，按《切韵》音系有 -ŋ 韵尾，不空对音及于阗文音译本《金刚经》亦显示存在后鼻韵尾^③，而《縹布契》用 khū 来转写“共”，如果排除抄写有误，或许汉语西北音阳声韵尾消变的现象，不仅限于宕梗两摄，而扩展到通摄。

phem' cā 对“平章”。“平”是中古的並母字，而並母多见写作于阗语辅音 ph（高田 2005，235）。cā 对“章”。于阗辅音 c 大多用来写章母字（高田 2005，250 ~ 251）。查敦煌写卷的“章”字，也是用了于阗语的 cā 以对。章是宕摄字，对 cā 反映了宕摄阳声韵尾的消变。

正如丁俊所判断，此件《縹布契》是一件契约的结束部分，有汉文契约常见的套话，如“两共平章，书指为记”之类。从这一行于阗文字的发音看，以下 sū cī yvī' kyai 是对汉语“书指为记”的注音，但是汉字部分却因纸的破损而消失得踪影全无。以下逐一解析。

sū 对“书”。与敦煌写本相对应音一般无二（高田 2005，253）。

① 见 Ronald E. Emmerick and Edwin G. Pulleyblank, *A Chinese Text in Central Asian Brahmi Script, New Evidences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Khotanese*,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93, 第 75 页。以下简称 Emmerick & Pulleyblank 1993。

② 见（日）高田时雄著；钟翀等译《敦煌·民族·语言》，中华书局，2005 年（简称高田 2005），第 243 页。

③ Emmerick & Pulleyblank, 1993, 第 18 页，刘广和《音韵比较研究》，第 99 页。

cī 对“指”。指，章母，用辅音 *c* 来模拟。

yvī' 对“为”。*y*-*v* 之笔画因纸残破而不能确认。中古喻三合口字多见以于阗语辅音 *yv* 来表示。敦煌文献有“为”字的于阗语注音，写作 *yvī*（高田 2005，258）。而人大博物馆的这一件，于 *v* 字之上残破之处，依稀可以见到勾的笔画，很像于阗字母 *y* 的一部分，而右侧一竖的残余，似是长 *ī* 的余笔画，因此判断，这应是个 *yvī*，即喻母“为”字的注音。

kyai 对“记”。中古“记”是见母志韵字。正如高田时雄（2005，245）所述，见母在于阗语的对音文献中毫无例外地被写作 *k*。三、四等字在一些文书中也常常被写作 *ky*。止摄字一般转写为 *-ī* 或 *-īyi*^①，但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文书，“记”的韵母部分写作 *ai*，值得注意。

经过上述分析，第二行于阗字 *syībi lyām khū phem' cā sū cī yvī' kyai* 可恢复为“……信，两共平章，书指为记”。

第四行：

tte pū cū 是原件上一行汉字“縹布主”的于阗字注音。《集韵》“縹，缁帛，番数也”，弋涉反，喻四叶韵。《慧琳音义》卷十一“縹裹，徒叶反，西国布名也”，定母。^② *tte* 所记录的，是个定母音。定母浊音清化，故能用 *tt* 记录。“縹”是入声字，此处入声韵尾未对出来，或者借用下字 *pū* 的首音表示了。*pū cū* 对“布主”显而易见，与敦煌出文献相似，这里无需再议。

第六行：

第五行汉文之下，有较长留白，在某人的签字之后，是“便縹布人杰谢首领勿劳”之语。第六行的于阗文字也相应从“便”字开始。

phyinā 对“便”。“便”字的拼音首次在于阗文书中出现。“便”是並母字，“並母基本写作 *ph*”（高田 2005，235）。山摄仙韵一般写作 *-yemñā* 的，如“偏”写作 *phyemñā*（高田 2005，280）。由于存在三等介音，也有用 *-yinā* 转写的。

tte pū 对“縹布”。见上文。*śi'nā* 对“人”。“人”的于阗字拼音写法与敦煌文书所见相同（高田 2005，256）。

kāyseta 对“杰谢”。“杰谢”本是音译词，从于阗地名 *Gaysāta* 的依格 *Gayseta* 译出，“杰”，群母薛韵，正好对 [*gaz*]，“谢”，邪母禡韵，对 [*zε*]。从汉文再转拼为于阗文产生了差异，首音变为不送气清音 *k*，这或许反映了汉语浊音清化的历时音变。而且，大约是此文书的注音者熟悉于阗语地名的正确拼写，所以才选择了 *k* 而不是 *kh* 以标注“杰”字。邪母此时已经清化，应该直接用清音 *s* 来转写，此处 *-yseta* 是于阗地名原有的拼写，或许无注音意义。

śau-lyem spa malā[rjjuṃ] “首领勿劳……”。这一组对音耐人寻味。以下逐一解析。

śau 对“首”。“首”按照高田（2005，253）是个书母字。敦煌出于阗文字汉语《金刚经》有“首”，但写作 *śauvā*^③，那是用 *-vā* 来转写韵尾 *-u*。

lyem 对“领”。“领”首次出现在于阗语汉语对音文献中。“领”，来母静韵，一般来讲，来母一二等在于阗语写作 *l*，三四等写作 *ḍ*。“领”是三等韵，首音亦用 *l* 来转写，颇值得关注。“领”是梗摄字，韵尾发生消变，故而现有出现在于阗注音文献中的梗摄字很少有写出鼻音韵尾

① Emmerick & Pulleyblank, 1993, 第 48 页。

② 《大正藏》54 册 2128 号经，第 375 页上栏。

③ Emmerick & Pulleyblank, 1993, 第 75 页。

的。于阗字母拼写的汉语《金刚经》，梗摄字都没写出韵尾来，^①高田（2005，291~293）已列出十多个梗摄字，唯独三例见到有对鼻音的转写。

spa不是注音，而应是于阗字 spāta-“萨波”的缩写。丁俊（2012，63）已经指出，著名的杰谢萨波思略也被称为“首领”。“首领”应是萨波的真正含义。这里双语材料证明，首领即萨波。

“勿”是微母字。微母在于阗语往往写作 v（高田2005，239）。于阗语人名以 v 开头的，翻译成汉字，往往也正是“勿”。例如“勿日桑宜”是于阗名 Va śi'rasaṃga^②，“勿仰”是于阗语 Virgu^③，仅举两例。但是这里“勿劳……”的“勿”却用于阗字 mal 来记音。而于阗语辅音 m 一般对汉语明母，例如人名 Makalau 写作“没割娄”，Kharmurrai 写作“渴没黎”^④。当年为此《縹布契》注音者，一定熟悉“首领勿劳……”的真正于阗名，因此，他没有从对汉字注音出发，而是直接写下了首领的于阗名字。残存于阗字 malā 显示，所谓“勿劳……”，应是 Malārjūm 的汉字记音。微母是从明母分化而来的，个别字音或许在特殊情况下有存古的现象。Malārjūm 是于阗语常见名。我们搜索限于有萨波头衔、有首领称谓的同名，发现符合这个条件的 Malārjūm 又出现在彼得堡藏 SI P94.9 号于阗语文书，以及英国图书馆藏 Or. 6398/2 号于阗语文书（*Catalogue*，10）。SI P94.9 号文书是帐目，涉及钱币和絺紬以及锦的入帐，其中提到此萨波。英藏 Or. 6398/2 是一件收据，证明萨波 Malārjūm 交纳了钱与絺紬等。这件文书有纪年，是某王的第五年。依据张广达、荣新江（2008，258），文书上未提及姓名的王，是于阗王尉迟曜。这是尉迟曜第五年，即公元 771 年。此文书为《縹布契》的书写年代指明了范围。结合上文《桑宜没欠款》文书同一日布洛的现身，说此《縹布契》债务人“勿劳……”正是 Or. 6398/2 的 Malārjūm，应不违背同一时空的原则。值得注意，Or. 6398/2 使用钱币数额巨大，使用了“千”字为货币单位，反映了唐王朝自第五琦铸币以来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已经影响的于阗。

第七、八行：

实际上，第七、八行的于阗语文字，是对写在第七行后半截的汉文字的注音。有于阗字注音相助，汉字部分可填补上百姓的“姓”字。以下逐一解析。

tau 对“同”。“同”是定母字，定母转于阗语时，写作 th、tt、d 的例证丰富。“同”属于通摄，应当有舌根鼻音韵尾，例如见到“同”字写作 thūṃñä（高田2005，241）。这里的“同”写作 tau，并未见到鼻音的标志，或许汉语西北音阳声韵尾消变的现象，扩展到通摄。

ttsy 对“取”。现存已有“取”的于阗语转写，写作 ttsyū 以及 tsvīyi（高田2005，248）。

sinä 对“人”。pa'kä[sinä]对“百姓”。“百姓”在于阗语文献中常见，规律地写作 pa'ki

① 张清常《唐五代西北方音一项参考材料——天城梵书金刚经对音残卷》，《张清常文集》第一卷，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7页，亦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

② Yutaka Yoshida, *On the Taxation System of Pre-Islamic Khotan*, Acta Asiatic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94, Tokyo: Tōhō Gakkai, 2008, 第98页。

③ 对音材料来源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为 BH1-45 的于阗语汉语双语文书。段晴《关于古代于阗的“村”》，《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第584页。

④ Emmerick & Pulleyblank, 1993, 见第586页。

sinä, 或者 pa'kä sinä^①。“人”字, 尤其是“百姓”一词, 实际上已成为于阗语的词汇, 甚至有格尾的变化。

japāṃṇakä 是地道的于阗语人名, 并非注音字。在此《縹布契》中, 此名的汉语形式体现在“□般”之内。japāṃṇakä 是于阗文献的熟人, 在上文《桑宜没欠款》之双语文书中, 我们见到他名字音译为“日布洛”。而此处《縹布契》于阗字-pāṃ-有 anusvāra, 故用阳声韵“般”字替代了“布”, 以对-pāṃ-的部分。只是末尾音节ṇakä 或 kä 未译出。但原件此“般”字之后是“年”字。“年”字左侧有多出一横。于阗语文书有在文上加一竖表示此中有插入, 这一横或许表现了于阗文书提示遗漏的书写习惯, 指示出人名有遗漏。

第八行几个于阗字注音, 标注出日布洛的年龄。

ninä 对“年”。“年”字的于阗字注音首次出现。“年”在中古是泥母先韵, 属于山摄。现有双语注音字中, 未见完全一致的例证。但泥母可以用于阗 n 来写, 而先韵字多见写作-iṃnā, yena, yenā (高田 2005, 242, 281)。由此, 可确认 ninä 是“年”字的注音。

sami-śa 对“卅”, 说明“卅”实际上读作两个音节, 读作“三十”。“三”, 心母谈韵, 收-m韵尾, 正好对 sami。“十”, 禅母辑韵, 禅母浊音清化, 对ś-; 入声韵应该有-b韵尾, 但原卷此句后有残缺, 或者本来还有-pi、-bi 之类的音节, 可惜残掉了。

最后按照第七、八行的于阗字注音整体转写出汉文如下:

tau tsyu sinä pa'kä[sinä] japāṃṇakä nināsami-śa

“同取人百姓日般(日布洛)年三十。”

余 论

行文至此, 还有一行字尚未论及, 即第五行于“便”字之前的部分。这一截文字残破, 没有于阗文字的注音, 难以确认写的是什么。以下尝试一说。

5 各见□□□□□便縹布人杰谢首领勿劳[

可更改为:

5 各见亲指画记(签字) 便縹布人杰谢首领勿劳[

“亲”、“指”的痕迹可见。“画”也可能是“书”。丁俊告知, 这是一件借贷的字据, “便”字指示出, 杰谢首领勿劳(踵)是借债人。出货一方是縹布主, 他的名字未出现在残留契约上。

这件契约虽然残破, 但具备提示作用。从其所蕴涵的于阗经济社会的特殊性出发, 它与 Hedin26 号于阗语文书类似。^② 结合 Hedin26 号文书, 我们可以发现于阗社会似有特殊放贷形式。特殊性在于: 一者, 放贷务必与生产结合。二者, 于阗当地居民, 似有共同联合与外界进行经济

① 也有写作 pa'ki sanā (Hedin 3v, KT 4, 23), pa'ki sanāṃ (Hedin 21, KT 4, 34), pa'ki senā (Or. 11252/12, Catalogue, 92)。但这些是加上格位变化语尾的结果, 单纯格尾变化不属于汉语、于阗语注音考察范畴。Bailey 最早注意到这个借自汉语的词汇。见 Harold W. Bailey, *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 New York: Caravan Nooks, 1982, 第 23 页。另见高田, 2005, 第 234、249 页。

② Hedin 26 号于阗语文书有 Bailey 的转写以及译文, 见 KT 4, 38, 140。对个别词汇的研究见 Studies 3, 65。我们也都曾重新译出这篇文献, 并解析了其中的关键词。见段晴《于阗絶絀, 于阗锦》, 将发表在《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 4、5 集合刊(待刊中)。

往来的习惯。萨波，即首领，可以代表百姓与外界商人签署契约，但加盟履行契约的乡民必须亲自签字画指。

最能体现类似放贷特色的 Hedin26 号文书，初看是一件接受预付定金的契约，在此《縹布契》的提示下，再回看 Hedin 26 号时，发现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借贷契约。这件契约，是时任杰谢乡头者一个名叫 Daḍūsā（笔者音译大流士）的人所签署。大意是，于阗王国因为特殊缘由需要征收税，这次税只能用货币交纳。但杰谢百姓手头无钱可使，于是他们在乡头的带领下，接受了商人预付的铜钱，并签署契约，说好先收钱，以应不时之需，并允诺于 Skarhvāra 月交付 50 张锦，于 Mūñaja 月交付芝麻。参加签约者来自不同村落，共有七人画指为记。

Hedin26 号预付铜钱的商人，类似《縹布契》的縹布主，若是有汉文契约，那个支付了铜钱的商人应称自己是“锦主”以及“胡麻油主”才对。《縹布契》之縹布主放钱，为的是收获縹布。杰谢首领称自己是“縹布人”，这是允诺日后以交纳縹布的方式偿还。縹布主与縹布人之间的关系明了。

那么，签字是谁的呢？通常只见债务人签字、画指，而债权人不签字。又依据 Hedin 26 号所反映的联合承接债务之模式，签字者应是勿劳（踵）。鉴于古代于阗社会的交易习惯，又见《縹布契》后有“同取人”出现，由此而推论，“各见亲指画记”，是在字据写完之后，债权人令首领勿劳（踵）以及同取人各自画指为记，特令人书写下此行字。作为承接债务的首领，勿劳踵的签字则跟随在这一句之后。下面展示的便是于阗首领 Malārjum 的签字：



MLARJUM 勿劳（踵）

以上解读了三件于阗语—汉语双语文书，严格意义上，是两件双语、一件有于阗语注音的汉文书。这三件文书，若以所涉及的人物以及事宜而观，应属于一个时代，或许甚至出自同一处遗址，反映了 8 世纪末 9 世纪初杰谢地区的生产、生活以及居民的构成。这三件文书，虽然残破，却携带着丰量信息，值得结合其他文献更深入地探讨。

引用文献缩略语：

Catalogue = Prods Oktor Skjærvø, *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 a Complete Catalogue with Texts and Translations*, London: British Library, 2002.

KT 4 = H. 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ol. I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SD VII = 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 *Saka Documents VII: the St. Petersburg collections*, edited by R. E. Emmerick and Margarita I. Vorob'eva-Desjatovskaya, published by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1993.

SDT III = Ronald E. Emmerick & Margarita I. Vorob'eva-Desjatovskaja, *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 III: The St. Petersburg Collections*,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5.

Studies 3 = R. E. Emmerick & P. O. Skjærvø, *Studies in the Vocabulary of Khotanese III*,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7.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责任编辑：陈霞 责任校对：王文洲

Yutian Garrison Troops and Its Main Officials: Focused o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Meng Xianshi (1)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oops of Yutian Garrison , one of the four garrisons of Anxi , to study the Jun-Zhen system in the Western Regions. Historical studies of Yutian of Tang Dynasty need Yutian documents from Khotan. These documents , especially the Chinese documents , are mostly about the garrison , providing valuable firsthand materials for the studies of Yutian Garrison troops and its sub-organizations like Jiexie town. Questions of Yutian Garrison troops are mostly unclear. This paper centers on the main officials of the garrison troops.

Key words: Yutian; garrison troops; documents from Khotan; military town; the four towns of Anxi; Jinluefushi; Zhenshoushi; Fushi; Panguan

A Few Food Grain Accounts Documents Unearthed from Khotan

Ding Jun (9)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food grain accounts documents from Khota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of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including their denominations , properties , and the economic and military affairs of Yutian under the military town system these documents reflect. The targets and standards of offering public grain , as well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Jiexie Town and Jiexie Shouzhuo are inquired further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 of the 17th year of Dali reign , so as to make clear of the defending system of the four military towns of Anxi and the concerned system.

Key words: Food grain accounts; Jiexie Zhen; Jiexie Shouzhuo; Guanjian (soldiers); Xing-guan; documents from Khotan; the four towns of Anxi

Yutian Garrison Troops and the Local Society

Liu Zifan (16)

Abstract: Chinese documents of social economy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demonstrate situation of Khotan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and an aspect of social economic relation between Khotan Garrison troops and the localit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troops collected "regular tax" ,"freight" 驮脚钱 , and taxation in kind from local people , therefore , it can be believed that the garrison mastered practically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of local family number and men number. These documents also present situations of "Guan" 馆 on the road from Khotan , via holy mountain , to Bohuan Town and how the Shou-Zhuo 守捉 administrated post-horse. In addition , these documents expose some soldiers of the garrison lived in Khotan with their families , who were in charge of Bing-ma-shi. Last , we can know some details of non-governmental social economic life through these documents.

Key words: Khotan documents; Yutian; garrison troops; collecting tax; post; post-horse; garrison soldier; Bing-ma-shi

Money and Cloth—Notes on Three Chinese-Khotanese Document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Duan Qing , Li Jianqiang (29)

Abstract: Among the ancient documents exhibited in the Museum of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there are 3 fragmentary Chinese-Khotanese bilingual documents. The first document , GXW0107 , refers to some personal names which are common in Yutian documents. This document , dated last 30 years of the 8th century , recorded an event happened at Jiexie , a famous town of ancient Yutian. The second one , numbered GXW0038 , called contract before , is an official document judging from the remnant Khotanese which has the sentence of urging somebody to pay thauna , i. e. cloth , indicating a strong

demand for fabrics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8th century. The third , numbered GXW0163 , is in fact a Chinese document marked with Khotanese phonetic symbols.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erpret the languages and historical informations of these 3 document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se 3 documents belong to the same time and may come from the same site , reflecting production , life and inhabitant in Jiexie in the last 30-20 years of the 8th century , and being worth further studying by combining with other literatures.

Key words: bilingual document; Khotansese; debt; textiles; Jiexie

Children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at Khotan in the Tang Dynasty:

——*Focused on the Copybook Documents from Khota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of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en Lifang (39)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copybook documents from Khota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of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tents and form of the documents as well as their dates of writing , exercisers and background. It also studies the Chinese education in Khotan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influences of inland culture upon Khotan.

Key words: Copybook Documents; Children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Khotan; Inland Culture; Khotan documents

The Western Regions' Traders on the Silk Road in the Wei , Jin ,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an Xiang (46)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raders from Central Asia were active on the Silk Road and even in southern China besides Chang'an and Luoyang in the Wei , Jin ,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Some of them came to the imperial court by the name of tributary envoys and some settled down permanently after years of trading. They were ruled and relied heavily on by the imperial court and local powers.

Key words: the Wei , Jin ,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rader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Silk Road; Sogdiana; the Sixteen Dynasties; the Northern Wei

Horse Import Channel of the Wei , Jin ,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Shi Yuntao (53)

Frontier Cri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legraph Lines in Xinjiang in Late Qing Dynasty

Wang Dong (62)

Song Jiaoren's Knowledge of Russian Invasions arou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Fan Minfang , Zhao Peng (69)

Abstract: Arou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 Song Jiaoren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imperialist powers' aggression on China's borderlands and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to analyze the six claims raised by Russia in "Disturbance of Russian Espionage" in 1911. In these articles he put forwar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 exposed Japanese and Russian schemes of aggression against northeast China , reminded a trend of Japanese-Russian collaborating to invade northeast China , and revealed Russian ambition to aggress on Chinese Mongolia. These articles displayed his stro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anti-aggression and brimmed with spirit of patriotism. However , his proposes are not all to the point. Some of them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political propaganda because they cannot stand scientific deliberation.

Key words: Revolution of 1911; Song Jiaoren; Disturbance of Russian Espionage; Japan-Russia Alliance; Outer Mongolia; "Yili Treaty"